

# 奥斯卡颁奖礼上演乌龙大事件

## 《爱乐之城》差点拿走了《月光男孩》最佳影片奖



最佳男主角:卡西·阿弗莱克



最佳女主角:艾玛·斯通



最佳导演:达米恩·查泽雷



天天娱评

### 奥斯卡进入迎新时代

因为颁奖嘉宾拿错信封,《爱乐之城》刚拿到手的第七座最佳影片奖杯被收走了,真正的获奖者是《月光男孩》。一向严谨的奥斯卡轻易不搞乌龙,没想到一搞就搞了个大的。

不过,就本届奥斯卡获奖者人选来看,好莱坞算是正式进入了一个迎新时代。整场颁奖礼,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“他(她)是第一次提名,第一次获奖”,起码有六个以上的奖项,符合这一说法。再加上一些第二次提名便获奖的人,本届奥斯卡可谓老人黯然,新人风光。小李子五次入围才最终获奖,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提名梗。

尽管《爱乐之城》最具分量的“最佳影片奖”在最后一刻像煮熟的鸭子飞了,但它仍然是最大赢家。石头姐艾玛·斯通,2015年第一次凭借《鸟人》获提名“最佳女配角”,没想到第二次提名就跨越了女配角这个难熬的槛,直接把“最佳女主角”收归囊中,这让现场那些年龄比她大、资历比她老、作品比她多的女演员们情何以堪?有不少网友吐槽石头姐获奖,觉得她不好看,显然用颜值去衡量一切,对石头姐是不公平的。

最能凸显本届奥斯卡年轻化的,当数达米恩·查泽雷,他的首部作品《爆裂鼓手》2015年就获得奥斯卡六项提名,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提名。或是为了激励查泽雷继续拼搏奋斗,给他留一点上升空间,奥斯卡才“剥夺”了《爱乐之城》的最佳影片奖杯。不过,有包括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原创剧本在内的14项提名,追平《泰坦尼克号》的提名纪录,并将众望所归的“最佳导演”捧在手中,足以让查泽雷及他的拥趸们感到欣慰。

出生于1985年的查泽雷今年刚32岁,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导演,或许可以从他身上,管窥到奥斯卡乃至好莱坞的一种变化。多少年来,奥斯卡承受着诸如保守、刻板、种族歧视等这样那样的批评。评委趣味的模式化及平均年龄62岁的评委等都曾频遭吐槽。

查泽雷出现的时机非常恰当,他的从业经历,他百折不挠想要进入好莱坞创作顶层的欲望,以及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做不一样作品的执着,无不体现了“好莱坞精神”,他正在被好莱坞与“梦想”、“命运”、“辉煌”等关键词关联在一起。没有哪位电影人能像查泽雷这样,可以为好莱坞注入生猛鲜活的力量感。也只有像查泽雷这样的角色,才是可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影业话语权的人物。

奥斯卡评委们并没有打算交出权力,但他们可以通过对新人的奖掖、对固有观念的扭转,将他们经常提到的“奥斯卡要包容,要多样化”落到实处。代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《血战钢锯岭》没有获得最佳,向好莱坞传统致敬的《爱乐之城》也错失最佳,可以视为奥斯卡想要与过往告别的一个表情。由黑人演员主演且是同性恋题材的《月光男孩》获奖,则是本届奥斯卡所能做出最大胆的选择。

哪怕有乌龙,《月光男孩》与《爱乐之城》已经彰显了奥斯卡新的倾向。如同电影需要新奇创意与对未知的探索一样,奖项也需如此才能保持更长久的吸引力。

(韩浩月)

# 华语片“冲奥”要表达文化个性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作为国际电影界最为重要的电影奖项之一,奥斯卡奖广受瞩目,在最近的十年,离中国电影最近的奥斯卡奖项是最佳外语片奖,可惜的是,中国推荐的作品并未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。对此,有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我们的作品在表现自己的文化个性方面还有一些缺失。

2008年前,中国推荐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,包括张艺谋的《十面埋伏》、陈凯歌的《无极》、张艺谋的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、冯小刚的《夜宴》等作品。据说,那些年里,奥斯卡评委对这些电影的感受是:色彩浓、古装、人很多,然而无一成功。

2008年,小清新气质的《云水谣》被

推荐竞争2009年初颁发的奥斯卡奖。2009年,纪录片《筑梦2008》被推荐。随后,中国推荐的影片包括《梅兰芳》(陈凯歌导演)、《唐山大地震》(冯小刚导演)、《金陵十三钗》(张艺谋导演)、《搜索》(陈凯歌导演)、《一九四二》(冯小刚导演)、李保田主演的中法合拍片《夜莺》、白百何主演的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,这一届奥斯卡奖,中国推荐的最佳外语片是黄晓明主演的《大唐玄奘》。但上述所有中国影片,都未进入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。

电影学者李超表示,对文化个性方面的表达,中国影片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,“作为要求用制作方所在国家母语表达的电影奖项,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大的特点是注重文化的多样性,在多样性背后,还要有对人类困境的思

索,之前的《一次别离》,这次获奖的《推销员》,都符合这样的条件。”

李超表示,中国自“大片时代”以来的商业电影,虚心学习了好莱坞的现代电影工业体系,但遗忘了如何表现自己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。

李超称,中国电影还缺乏观众和创作者之间的对话,“前一段时间导演协会搞评奖,评委主席管虎导演表示,这次评奖与票房无关,与争议无关,我们只关注电影。这种阐述从导演角度没有问题,从电影研究的角度来说却是大为可疑的,因为,争议和票房本身是和观众的审美品味对接的,如果导演不找寻和观众审美品味之间的平衡点,那么电影的对话性何在?他忘记了电影的本质是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对话、协商。”

奥斯卡评委会并没有打算交出权力,但他们可以通过对新人的奖掖、对固有观念的扭转,将他们经常提到的“奥斯卡要包容,要多样化”落到实处。代表美国主流价值观的《血战钢锯岭》没有获得最佳,向好莱坞传统致敬的《爱乐之城》也错失最佳,可以视为奥斯卡想要与过往告别的一个表情。由黑人演员主演且是同性恋题材的《月光男孩》获奖,则是本届奥斯卡所能做出最大胆的选择。

哪怕有乌龙,《月光男孩》与《爱乐之城》已经彰显了奥斯卡新的倾向。如同电影需要新奇创意与对未知的探索一样,奖项也需如此才能保持更长久的吸引力。

(韩浩月)